

補敘·那天那年那個小教堂

字數:690

=====

這是一個相處太久都忘記提到的一小段故事。
「你怎麼都不問我為什麼教會要你寫報告書？」
那天盲蛇逗著在家的那隻公關貓時，隨口提到。
「我以為你不想說？」
「因為沒人問？」

火、面前是火，他知道火、認識火，但不曾親眼見過這麼猛烈的火。

他的視野是黑的，不對、一直來他的視野是黑的，在黑暗的視野之中他學會安靜傾聽、伸出手摸索能觸及的環境，以手和耳試圖認識環境。
他的世界是封閉的，是被他人強硬封閉被遮蓋雙眼。

沒有道理，就是道理。

自出生因為雙眼而被生父母所棄，運氣極差的被投放在小小又不小的小教堂，教堂溫柔的、和藹的、黏膩的，如蜜糖無條件接納人又如高掛在牆上的十字架一樣無助。

神於人就是個低首雙手十指緊握的存在。
而人站在神的面前，只有抬頭與低頭的差異。

我們齊聲朗誦。
眾人的口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迴音，繚繞在室內久久不散。
浸入耳內深入骨內，然後自己再成為個發聲體再往外擴展出去。
人、如石頭，入了水蕩起漣漪，咚咚咚的擾亂平靜的湖面。

他遮住耳朵，本能的害怕這種環境。
視野更外再外他手無法伸出的籠子外，是另個世界。
看不到的世界，他身處的那個漩渦，是過於溫暖的火。

吶，想出來嗎？

解開了遮眼布，透過鏡子他才知道自己不只被蒙上眼睛，長期被困在封閉環境又被刻意囚起的孩子，有著不合同齡青年該有的病態膚色，和雜亂毛躁長髮。

他聽著忙碌的教會人員從中擷取到一點線索。

曾經是他的那個『家』，起了火，神保佑的無人傷亡。

無人。

他不識火，但他知火，也知道近火易燃身。
紅髮的男子金色的眼，如火焰狂妄燎原，卻又放了他們與他一馬。
燒盡籠子前先把鳥兒放出。
而其中一隻鳥輾轉流到了兩蛇的窩。

「……因為你是唯一還找得到的登記在上的住戶，所以被高度控管嗎？」

盲蛇聽著音賽希爾的抱怨，無奈的笑了。
本來他以為他的運氣在那時候就已用盡，但看起來……

神，的意思，無人能參透。
就算是以神為名的醫。

感謝賜予我們豐盛一餐又一次案，奉主之名。
阿門。